

大卫·特纳博士，马太福音

2A 讲义 - 马太福音 1：耶稣的诞生

大家好，我是 David Turner。欢迎来到 2A 课。您现在已经完成了 1A 课和 1B 课，也就是《马太福音》的入门课。

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我们现在开始阐述的本书内容奠定背景基础。你们应该准备好补充讲义和补充材料，翻到第8页和第9页，它们将为本次讲义提供框架。当我们开始思考马太福音第一章中关于主耶稣的家谱和诞生的描述时，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第一章第一节中的标题，以及其中隐含的基督论。

虽然第一章第一节中的“耶稣”一词显然是个人名，但“弥赛亚”或“基督”一词应被视为一个头衔，表明耶稣在上帝计划中的至高角色和职分。在圣经索引中研究这个词对你很有帮助。希腊语“Christos”及其希伯来语对应词“Moshiach”都与膏立君王或祭司的仪式有关，以表彰其获得上帝的认可。

出埃及记28章，撒母耳记上9章和16章，历代志上29章。在旧约的一些经文中，“耶和华的受膏者”一词是指神所认可的君王，例如撒母耳记上24章6节，撒母耳记下1章14节，诗篇22篇，以及但以理书9章24节。在两约之间时期，随着以色列人反思大卫王朝复兴的预言性盼望，弥赛亚的推测盛行。

弥赛亚的盼望与以色列渴望上帝末世的辩护，以及以色列由此摆脱外邦人统治的自由息息相关。在马太福音中，“基督”是一个关键的称号，将耶稣描绘成应验旧约历史模式和末世应许的那一位。当马太将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与弥赛亚联系起来时，耶稣的独特地位就更加突出了。

在马太福音中，“大卫之子”经常被用作弥赛亚的称号。使用圣经索引可以找到这个称号。经文来源包括旧约圣经，例如撒母耳记下7:11-16、所谓的“大卫之约”以及诗篇91篇。

“亚伯拉罕之子”只出现在1:1，但亚伯拉罕在马太福音的其他地方也曾被提及，请查阅你的圣经索引，亚伯拉罕是典型的以色列人，他在神国的显赫地位毋庸置疑。耶稣与亚伯拉罕的密切联系，或许与约翰和耶稣断绝犹太领袖与亚伯拉罕的任何联系（3:9和8:11）形成对比。马太福音多处强调外邦人，或许暗示着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的应许在耶稣身上应验了。现在我们继续讨论马太福音1:2-17中耶稣的家谱。

马太在1:1的标题中提到弥赛亚、大卫和亚伯拉罕之后，在家谱中运用了交错结构来提及亚伯拉罕、大卫和弥赛亚。1:17的总结清晰地展现了家谱的结构。它追溯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十四代，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的十四代，以及从被掳到弥赛亚的十四代。现代读者应该警惕一种倾向，即认为家谱是一部关于耶稣的书的开篇，枯燥无味，毫无关联。

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必然与大卫和亚伯拉罕有联系，正如1:1所确认的，而家谱也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联系。然而，从1:17以及与路加福音3:23-37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

家谱并非旨在详尽无遗地记录耶稣的家谱，也并非按时间顺序精确记录。虽然家谱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信息，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神学，而非按时间顺序。

正如第九页的两张图表所示，家谱的三个部分都围绕着大卫王和被掳至巴比伦展开。大卫代表着旧约叙事的巅峰之一，而被掳则代表着最低谷之一。马太很可能在大卫之子耶稣身上看到了一位将带领新以色列从比巴比伦更悲惨的被掳中复兴出来的人。

马太显然选择了十四代来构建他的家谱，因为大卫是家谱中的第十四个名字，而十四在希伯来语中是大卫的数值。马太运用这种被称为“希伯来数字”（gematria）的数字策略，强调了大卫在耶稣背景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大卫作为伟大儿子的中心地位。在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的十四代中，马太彰显了耶稣的儿子身份，并将耶稣作为弥赛亚与上帝应许的历史实现联系起来。

从大卫到被掳的十四代，马太记述了以色列在上帝审判下的衰落。从被掳到弥赛亚的十四代，马太追溯了上帝信实的旨意，尽管他的子民悖逆，他仍履行了他的承诺。布鲁纳的《基督书》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将家谱形象化为一个倾斜的大写字母“N”，这也是第九页图表的基础。

家谱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首先是数字“十四”的问题，其次是马太福音为何在家谱中纳入女性，最后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家谱之间的关系。你们补充材料第九页下半部分的表格显示了数字“十四”用法上的差异。

这表明，只有第二组所谓的十四代才真正有十四代。第一组和第三组实际上有十三代。学者们对这种差异做出了各种回应。

如果你稍微延伸一下，就能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得出三组十四个名字。但我认为这些方法都不太合理。你可以看看评论，看看其中一些是如何尝试这样做的。

布隆伯格指出，古代文学惯例经常在包含第一组和第三组以及排除第二组之间交替出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十三和十四之间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认为这些名字的省略是由于文本传输过程中的错误，但没有任何手稿证据表明存在任何省略。

甘德里在第三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马太福音把约瑟和马利亚算作不同的世代，但这打破了1:16的文学模式，似乎把耶稣非由约瑟所生的世代也算作了一代。还有许多其他更难以令人信服的说法。不过，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很巧妙，卡森在他的注释第68页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

这十四个数字的象征意义远比其确切的背景更为重要。马太的算术功底无疑不逊于现代学者，但马太的文学风格却源于古代而非现代。以现代标准来看，马太的直系家谱是人为的，因为它并不详尽。

马太省略了三个名字，它们出现在历代志上3:10-14所罗门和约西亚之间，此外还有其他省略。但这并不是马太的失误，因为他并非有意详尽无遗地记录。大卫是家谱中的第14个名字，而数字14作为大卫名字的数值，其象征意义（用希伯来语计算，4个大卫加6个大卫加6个大卫等于14），解释了这个家谱的虚假性。

现在来谈谈家谱中女性的问题。家谱中值得讨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女性的纳入。普遍认为，犹太人的家谱中很少出现女性，因为家谱通常是父系谱，也就是说，以父亲为记录依据。

有关例外，请参阅创世记11:29、22:20-24、35:22-26，以及历代志上第2章和第7章。关于妇女出现的原因，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完全令人信服。自教父时代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太福音中的妇女是耶稣来拯救的典型罪人。因此，在马太福音中，妇女与博士、罗马百夫长、迦南妇人以及其他见证上帝恩典的人并列。

类似的观点认为，所有这些女人都犯了不光彩的性关系。诚然，塔玛尔，尤其是喇合，都犯了这样的罪，但路得和拔示巴似乎并非如此。《旧约》中关于拔示巴与大卫通奸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中，似乎将她描绘成大卫侵犯行为的被动受害者。

在路得记3:13-19中，路得与波阿斯的夜间接触并非充满诱惑的场景，而是根据旧约律法中关于近亲救赎的规定，向一位近亲求婚。此处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太将这些女子与强调其德行的马利亚并列。除非马太有意将这些女子与马利亚作对比，否则提及她们就毫无意义。

另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所有这些妇女都是外邦人，这体现了马太强调福音是传给万民的意图。这一点在叙事中反复体现，并在本书的结尾达到高潮。他玛和喇合是迦南人，路得是摩押人，而拔示巴显然和她的丈夫乌利亚一样是赫人。

对此，有人认为，犹太传统通常将这些女性视为德行端正的改宗者，但她们的的外邦出身并不能因此被否定，这使得她们更能成为马太强调外邦人使命的典型。然而，将这些女性与马利亚联系起来仍然存在问题，如果采纳这种观点，就必须假设马太无意将这些女性作为马利亚的典型代表。看来，马太将这四位值得关注甚至声名狼藉的女性纳入他的家谱，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所有观点中都有一些可取之处。或许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女性出现在族谱中，暗示着马太后期强调福音的普世使命，以及他对真正敬虔的关注。上帝在弥赛亚耶稣身上的恩典超越了以色列，延伸至外邦人；超越了男人，延伸至女人；超越了自以为义的人，延伸至罪人。

耶稣拯救祂的子民脱离罪恶，不受种族、性别，甚至过去人生丑闻的束缚。现在我要讨论马太福音家谱的另一个方面，并将其与路加福音的家谱进行比较。马太福音的家谱选择性地、因此有些刻意地追溯了耶稣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祖先，而路加福音则更全面地涵盖了从耶稣一直追溯到亚当的家谱。

路加提到的人物超过60人，马太福音中没有提及。路加记载了亚伯拉罕之前的21代，亚伯拉罕和大卫之间有14代，比马太福音中所谓的14代多一代。大卫和撒拉铁之间，路加记载了21代，而马太福音记载了15代。

从撒拉铁到耶稣，路加记述了20代，而马太记述了12代。两部家谱的语法不同，马太采用“A是B的父亲”的模式，而路加则使用了关系属格，即“A是B的儿子”。上下文也有所不同。马太将家谱放在福音书的开头，而路加则将家谱夹在耶稣受洗和受试探的叙述之间。

马太福音的家谱采用3 x 14的世代结构，这一点显而易见，但路加福音是否也采用这种结构则存在诸多争议。有些人认为路加福音采用的是11 x 7的世代结构。当你查看这两份家谱时，把它们并排放在纸上，逐一列出，看看其中的差异，会很有意思。

趋同与分歧颇有意思。分歧比趋同更为明显。路加福音记载了亚伯拉罕和耶稣之间的56代，其中只有12代与马太福音的42代相符。

在君主制之前的时期，趋同现象最为常见，而此后，分歧则更加明显。现在我们需要简单思考一下历史真实性的问题。这两个谱系都有各自的历史问题，而将它们进行比较时，又会出现其他问题。

家谱中提到的人，在旧约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家谱中的人与另一个家谱中的人不一致。在这一点上，一个人的整体神学视角会影响释经。

那些对福音书历史准确性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往往会贬低家谱的历史真实性，并对任何接近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的尝试都感到绝望。这些学者认为家谱只是一种神学建构，其历史根基令人生疑。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宁愿对这些难题保持无知，同时宣扬一种不愿被事实所迷惑的信仰。

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接受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而那些致力于此的人，例如克雷格·布隆伯格在其著作《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中，提出了一些看似合理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解决方案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归根结底，解释者的整体神学视角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福音派人士必须承认，要完全解决家谱中的所有问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圣经的权威。

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解决所有难题，但同样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伪造圣经的记载。毫无疑问，这两份家谱都基于马太和路加所掌握的传统，他们真诚地传承着这些传统。毫无疑问，马太和路加编写各自的家谱有着不同的目的，他们的意图都不是详尽地概括耶稣的血统。

考虑到这一点，许多难题即便无法解决，也更容易理解。撇开难题和不同的目的不谈，马太和路加都肯定了耶稣的亚伯拉罕和大卫血统，以及他由圣母玛利亚神奇地受孕。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神学领域是家谱在其文学语境中的各自目的。

马太使用家谱主要是为了基督论的目的，以证明弥赛亚耶稣的亚伯拉罕和大卫血统，同时表明他是上帝应许的应验。此外，书中出现的妇女很可能是外邦人，暗示了马太要向万国宣教计划。现在，我们从1:12-17的家谱问题转到马太福音1:23对以赛亚书7:14的引用。1:18-25中关于耶稣神奇诞生的经文的核心，是1:23对以赛亚书7:14的引用。在以赛亚书第7章中，犹大王亚哈斯面临着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攻击威胁。

但上帝向亚哈斯承诺，这场威胁性的袭击不会发生，并邀请他祈求一个征兆。亚哈斯拒绝了，但上帝还是赐予了他一个征兆。圣母玛利亚将生下一个孩子。

马太对这段经文的引用引发了三种主要的解释方法，它们可以归类为预表论、预言论和多重应验论。预表论的观点强调神迹对亚哈斯的即时性（7:14a 和 16），以及以赛亚书 7:14 可能在旧约语境中不久的将来应验，例如以赛亚书 8:3 和 4、8 节、10

节和 18 节。因此，以赛亚书 7:14 被视为对亚哈斯的神迹，在亚哈斯在位期间就已应验；而马太则认为这段经文是一种历史模式，将在耶稣时代达到高潮应验。

以赛亚时代，一位年轻女子怀上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儿子，这儿子成为大卫家亚哈斯得救的象征（以赛亚书7章2节和13节）。但更重要的是，马太时代一位处女怀上的年轻女子，因圣灵受孕，生下了一个对大卫家、以色列家以及世上万国都具有终极意义的儿子。在以赛亚时代，儿子是神同在和拯救的象征。

在马太时代，圣子指的是他自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他子民的拯救者。第二种观点，即预言性观点，认为以赛亚书7:14预言了弥赛亚最终将从一个真正的处女身上神奇地诞生。马太按字面意思解释了这则预言，认为它预言了耶稣的诞生，而且仅仅是耶稣的诞生。

因此，这预言超越了亚哈斯王当时面临的困境，并指向未来的征兆。然而，这征兆的压倒性意义超越了其暂时的意义。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按照预表论的观点，年轻女子自然而然地生下一个儿子，但这对亚哈斯王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征兆意义。

此外，他们认为只有预言性的观点才能恰如其分地诠释儿子的名字“以马内利”。预表性观点的优势在于它注重原始预言的历史背景，而预言性观点的优势在于它注重新约预言的应验。第三种观点，即多重应验的观点，试图汲取这两种观点的优势。

按照这种思路，预言不仅预示着亚哈斯时代的部分应验，也预示着新约时代的高潮应验。人类先知以赛亚或许并未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毕竟，预言是主的，以赛亚只是信使。这种感觉 plenior，或者更完整的含义，是神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尽管人类作者没有完全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武断，因为每种观点都有可信的支持者和论据。然而，在我看来，类型学观点是最好的，原因有几个。时间不允许我们深入探讨这些。

也许你以后有机会自己研究一下。但从这个我认为最好的类型学观点来看，马太是以弥赛亚耶稣的门徒的身份来阅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以赛亚的预言有了新的意义。

马太创作童女生子叙事，并非为了对以赛亚书第7章进行米德拉什式的解读或想象式的注释。他也没有将以赛亚书第7章视为受神默示的、有意预言耶稣童女生子的内容。相反，他从以赛亚书第7章中看到了神谕的主题，尤其是其中对大卫家族的强调。以赛亚书7:2和13节。

以赛亚书9:7。也提到一个少女生了一个儿子。7:14至16；8:3和4。以及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这在7:14、8:8和8:10中至关重要。

马太从弥赛亚神奇诞生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他显然意识到这些以赛亚式的主题，以及以赛亚在以下经文中对弥赛亚未来的具体预言，例如以赛亚书9章1至7节，马太在4章15和16节引用了这些经文。以赛亚书11章1至5节似乎也是马太福音的背景。

此外，以赛亚书42章1至4节，在马太福音12章18至21节中被引用。以赛亚书7章和8章中的这些主题预示并支持了马太所理解并希望传达的弥赛亚耶稣的信息。在弥赛亚耶稣身上，大卫家族达到了顶峰。

玛利亚以童贞女之身怀弥赛亚耶稣，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无比伟大的神迹，而弥赛亚耶稣本身就是以色列民族的神。耶稣是他子民的神，这是马太福音反复出现的主题。当暴风雨来袭时，耶稣与门徒同在，拯救他们脱离风暴。

无论他们在传扬祂的国度时被接纳或被拒绝，祂都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在祂的新社群中严肃地处理顽固的冒犯者时，祂也与他们同在。请看以下经文：8:23-27，10:25，40，17:17，以及18:15-20。

他也认同他们的经历，视他们为自己的亲人，或者说是他的小弟，这在马太福音25章40和45节中有所体现。事实上，最后提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主题，为福音画上了句号，并以此为主题，构建了一个包容性，将整个福音都包裹在其中。当教会遵守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使命时，耶稣应许祂会一直与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1:23引用以赛亚书7:14的方式所涉及的所有复杂性，将我们引向下一个讨论主题：马太福音对“应验”的理解。在外行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每当新约圣经中出现“应验”一词时，就是指旧约圣经中某个特定的预言在新约圣经的某个特定事件中应验了。然而，研究马太福音中使用“应验”一词的资料，并不会支持这种观点。

事实上，你会发现，有时应验与旧约的伦理道德有关，而这些伦理道德因耶稣的正直而应验。有时，正如我刚才在以赛亚书7:14中论证的那样，历史模式因耶稣身上发生的历史事件而完全应验。当然，也有一些预言性的内容得到了应验。

但除了预言性的概念之外，我们还必须引入历史和伦理层面。就伦理而言，你需要思考一些经文，例如耶稣受洗的经文，耶稣在那里说他是尽诸般义的那一位，并吩咐约翰为他施洗。同样，在马太福音23:32的末尾，耶稣在一段非常严肃的经文中指出，即将到来的十字架刑罚将填补耶稣同时代祖先的罪孽。

以色列拒绝先知的历史模式，如果你愿意这么说，就是因他们拒绝耶稣而完全应验了。另一处以伦理为主题的经文是517章，耶稣在那里说他来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成全。他不仅提到先知，这或许会让我们联想到预言，他还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也就是说，他将以其圣洁的生活来成全旧约律法所要求的正直。

您可以在我们之前提供的马太福音在旧约圣经中使用的经文列表中找到另外13段经文，这些经文在补充材料中几页之前。请注意标有星号的经文，您会看到它们。一共有13段经文，其中10段来自马太福音的叙述性评论，3段来自耶稣的话语。

他们以某种方式谈论旧约预言的应验。这十个预言中有四个发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婴孩时期叙述中。请和我一起快速记下来。马太福音第一章22和23节引用了以赛亚书7:14章，我们之前已经论证过，这并非对未来由童贞女所生的弥赛亚的严格预言，而是一种预表性的应验。

同样，马太福音2:15引用了何西阿书11:1，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预表性的问题，耶稣的埃及之行应验了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模式。马太福音2:17引用了耶利米书31:15，其中将巴比伦流亡时期的以色列民族拟人化，拉结为她死去的儿女哭泣。希律下令屠杀伯利恒地区的婴儿时，也发生了类似但意义更为深远的为死去的儿女哭泣的事件。

但耶利米书31:15似乎并非一个具体的预言。马太福音2:23谈到耶稣迁往拿撒勒这个偏僻村庄时，复数先知预言的应验。很难弄清楚马太在这里究竟指的是哪些旧约经文，但再次看来，他很可能指的是一种历史模式。

其他使用应验的经文有：马太福音4:14引用以赛亚书9:1和2；马太福音8:17引用以赛亚书53:4；马太福音12:17引用以赛亚书42:1-4；马太福音13:35引用诗篇78:2；马太福音21:4引用以赛亚书62:11和撒迦利亚书9:9；马太福音27:9引用撒迦利亚书11:12和13。耶稣本人也曾三次这样说过。马太福音13:13-15影射耶利米书5:21和以赛亚书6:9-10。耶稣另外两次提到旧约应验的例子，出现在马太福音26:54-56的同一语境中。这可能是关于圣经应验的暗示，考虑到撒迦利亚书 13:7，但那里并没有明确说明。

所以，你可以自己研读这些经文，它们必定会给你很多思考的空间。总结一下马太福音对应验的理解，我们已经确定，马太福音中旧约应验的含义不仅仅是预言，还包含伦理、历史和预言的内涵。这些类别并非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的。

个别预言的应验可能包含这三种元素。有时，伦理因素最为突出，例如3:15和5:17。其他时候，旧约预言的应验是主要的，例如4:14、8:17、12:17、21:4、26:54和56。但马太福音中最普遍的应验可能与历史模式有关，例如1:22、2:15、17、23、13:14、35、23:32和27:9。旧约救赎历史中的事件预示了耶稣事工中的事件，并且耶稣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

即使是耶稣的反对者，在旧约中也有他们的先例。耶稣重述这些旧约事件，彰显了上帝在履行祂对以色列的应许时所展现的护理。正如家谱所暗示的，旧约的救赎历史是由弥赛亚耶稣实现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的子孙。

现在，我们将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概要来结束我们对这一章的讲解。即使是普通读者也能看出，四本福音书的开头各有特色。马可福音以最简洁的方式开篇，从第一章第九节就引导读者了解耶稣事工的开端。约翰福音1:1-18中关于道成肉身的序言，为约翰福音的许多主题定下了基调。

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婴儿期和早年经历，尽管这些内容很少重叠。然而，四本福音书都强调了施洗约翰在耶稣开始传道之前所做的预备性事工。马太福音关于耶稣起源的故事始于1:1的头衔，以及1:2-17的家谱，揭示了耶稣是谁。

马太福音在1:18-25继续记述耶稣神奇的诞生，展现耶稣如何来到世上。随着马太福音的叙述推进，马太福音也随之讲述了神秘博士的到来、耶稣在埃及的旅居，以及他返回拿撒勒的事件，展现了耶稣的居住地。这段独特的马太福音素材引出了约翰的传道故事（3:1-12）、耶稣的受洗（3:13-17）以及耶稣受试探（4:1-11）。所有这些都为耶稣传道生涯的开始（4:12及之后）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向读者介绍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马太福音主题，例如耶稣的儿子身份以及他在应验旧约圣经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卫·特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的演讲 2A 到此结束。